寇來不能爲虐人得肆耕其中如是之法出于振武臣願自淮以北開置屯田參開元振武之法非特足以招復業之農而軍儲所資亦足以寬其憂矣張九成狀

元策對刪

經濟言輯要卷之二終

只是不脫

新刻陳太史經濟言輯要卷之三

法令

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者同民衆而不用者與無民者同故爲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道務在一賞私利塞于外則民務屬于農屬于農則朴朴則畏令私賞禁于下則民力搏于敵搏于敵則勝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朴則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權利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力盡樂用則兵力盡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並至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

一個術數成其爲商君

聖人審權以橡柄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審數人臣欲盡其事而不立術故國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聖人之爲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討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于地則民盡力名出于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草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商鞅筭地刪

法禁之壞先自君始

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于利者必衆矣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以相舉于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亾黨行公道以爲私惠進則相

越職行恩曰贅射人心必使歸已贅下射人心句新

推于君退則相譽于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聚徒威群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于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于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于君退則藏祿于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修行則不以親爲本治事則不以官爲主舉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爲已賜舉人則以爲已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聖王之禁也交于利通而獲于貧窮輕取于其民而重致于其君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于民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于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爲行非上以爲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群于國者聖王之禁也飾于貧窮而發于勤勞權于貧賤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爲民者聖王之禁也壺士以爲亾資修田以爲亾本則生之養私不成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爲市者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時言大事以動上遠交以踰群假爵以臨朝者聖王之禁也卑身襍處隱行辟倚側入迎遠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難其所爲而高自錯者聖王之

飾詐以釣君利曰漁利因少構多曰蘇功蘇功字奇

禁也守委閒居博分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濟人以買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辨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爲友以蔽惡爲仁以數變爲智以重歛爲忠以遂忿爲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于上深附于諸侯者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于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于民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群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故曰絕而定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管子法禁

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故有爲枉法有爲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胸以聽于上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

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于民也威下繫于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效也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教民不聽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爲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党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

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令而不行則下凌上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 俱諸子類語

國計不外民計

重農 內附藉田二條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亾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亾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奸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不能禁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則

切情

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亾日休息又私而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亾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音債

賣掾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亾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亾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

以粟拜爵

可爲一時權宜不可爲法

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晁錯請入粟拜爵書

刪

春秋宅穀不書至于禾麥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于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董仲舒論種麥奏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敗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亾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亾聊亾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

利民良法

惟限民名田爲稍近古人主宜採擇焉

今人但知足國耳誰知足民

以贍不足塞併兼之路鹽鐵皆歸于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董仲舒論限民名田奏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積畜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饒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衝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

敺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作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賈誼論積貯書

一穀不升謂之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也韓詩外傳

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左傳

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于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于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强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强之民輸租于縣官而不免于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

見富强亦爲稅所困老泉正意在此一段

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一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于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于饑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于怨其弊皆起于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于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 蘇洵論田制刪

先王重農周家以此開基後世不講此久矣

淳次也濯洗也

附藉田 計二條

夫民之大事在農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徒除壇于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

醴乃行百官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土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于其官以于農功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號文公諫宣王不藉田刪

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于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穫禾秉芻圉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藉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孔子止季氏田賦

鎛音博

臣道

齊侯問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亾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若有難不死、出亾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亾、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見從、出亾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者、能納善于君、而不能與君爲難者也、

說苑

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荀子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

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爲巳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瓜牙之士施則侂讐不作邊境之臣處則疆埀不喪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荀子臣道篇刪

不遠旋改也

魯季孫齊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巳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

田常皆如此說盡權臣情狀要字與爭字不可易

伊尹周公如是

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懽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援至于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則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

三段蔡權臣重臣迹類而心有邪正

安肆怠惰于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群下有所振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雖其小小得失

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于國之大事安危存亾之所係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于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蘇轍臣事策一刪

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晏子和同辨刪

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無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于君逆道于人黷道于貨亂道于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讐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于人財不可以擅加于賦情不可以委之于倖亂

堂堂正議如日月經天讀之令人悚然

不可以啟之于萌伐紊不賞削紊不封聞荒不救見
饉不驚逆諫自賢遠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
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鴆
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
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
公正盧陵之位自君弱臣强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
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爲權衡論思變成機務道
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
終身之誡無罪記云李華中書政事堂記刪

宰相無權由宦侍干政以至于

任大臣

朝廷天下之大本也政事法度于是乎出故中書進
擬門下審駁尚書奉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
四方禀承焉政出于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于
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
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
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爲相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
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
令紀綱威自已出故能削平僭僞號爲中興自崇觀
以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女謁皆得以干與朝政所

亂可爲殷鑒

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以爲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臣愚誠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信任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耻宗社生靈幸甚 太子綱

中興十議刪

至于大臣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爽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于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輩寘之度外而後取凡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畧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常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奸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已亦何賴于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才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喏奉行文書以

不求可喜求可畏不貴違意貴輔德方可得正人爲相

求不失其窠坐資給如吏卒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爲近習燕私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人則臣不信也朱熹辭崇政殿說書封事刪

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灾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李固灾異策刪

一曰重宰相以開公道之門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閉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于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勑非盛世事國家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宮府之事無一不統于宰相是以李沆猶得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

韓琦猶得出空頭勑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陛下之所以爲公道計者非不悉矣以夤緣戒外戚是以公道責外戚也以裁制戒內司是以公道責內司也以舍法用例戒群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霆發蔀星日燭幽天下于此咸服陛下之明然或謂比年以來大廷除授于義有所未安于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升補上瀆宸奎而統帥躐級閣職超遷亦以夤緣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贓湔洗上勞渙汗而選人通籍姦胥逭刑亦以鑽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閭閻瑣屑之鬬訟皂隸猥賤之干求悉達內庭盡由中降此何等蟻蝨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于爲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于爲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壅矣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眞德秀御試策對刪

經濟言輯要卷之三終